



Xing Yi Shen Tong

形异神同

欧阳恩良/著

——中国秘密社会两大系统比较研究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秘密社会两大系统比较研究



Xing Yi Shen Tong

形异神同

欧阳恩良/著

——中国秘密社会两大系统比较研究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秘密社会两大系统比较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形异神同：中国秘密社会两大系统比较研究 / 欧阳恩良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9

ISBN 7-211-06674-4

I. 形. . . II. 欧. . . III. 帮会—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D691.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6759 号

责任编辑：李兰敏

封面设计：张 彪

技术设计：安 然

形 异 神 同

——中国秘密社会两大系统比较研究

欧阳恩良 著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中华北路 289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889 × 1194mm 1/32

印 张：12

字 数：300 千字

版 次：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数：1000 册

书 号：ISBN 7-221-06674-4/D · 358

定 价：35. 00 元

写在前面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加以修改、充实而成的，论文原名为“清代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比较研究”，为追求时髦，改为现在的名称。“形异”自不必说，“神同”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认识：第一，两者性质相同，都是下层群众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第二，两者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派生物，其思想意识均从固有的传统文化中吸收、改造而来；第三，两者都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也不体现新的生产关系，延续上千年的专制皇权依然是它们共同追求的政治目标；第四，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两者都已成为了一种传统（甚或是民俗），在中国大地扎根结果。邪教、黑社会即是这种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种表现。

本书出版之际，本来也想像其他出版物一样，请一二位名家写个序言以装点门面（当然，请名家为出版物作序并不一定全都是为了往脸上贴金，但对本人来说，其目的只能如此），但考虑到所认识的名家大多年寿已高又很忙碌，实在不忍再给他们添麻烦。再者，虽然论文在评阅与答辩过程中，老师们所赐的“优”多“良”少，但文章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又有几多创新之处，自己自然心知肚明，读者也定有评论。若以名家在序言中的违心赞许开端，似有扰乱读者视线、影响读者独立思考之嫌。基于以上两点考虑，名家之序就让它空着吧！

况且，本人之做学问，也并不因为对做学问有多大的兴趣，而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形势所逼，二乃责任使然。1989年大专毕业，分在一个偏僻的山村中学，不通公路，没有电灯，每周20余节课，日子实在难熬，于是想到了考研。1997年硕士

研究生毕业，回到了大学时期的母校，看到周围的同事办班的办班，兼职的兼职，各自为奔小康而快马加鞭。反观自己却一无所长，经济状况总是原地踏步。加之随着大学扩招，硕士研究生很快如蝗虫般铺天盖地而来，再不往上爬，说不定饭碗就朝不保夕了，于是又想到了考博。博士毕业，生活已不成问题，本来以为可以松口气了，但又总觉得背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自己，似乎在说：你是博士，每月比我们多拿上千元的特殊津贴，看你比我们强多少！况且本人忝居“硕士生导师”之列，再怎么样也不能让自己的学生瞧不起吧！思虑至此，心里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于是，就只好硬着头皮写文章。无奈人终归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的欲望时常在起着作用，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心情好的时候，坐“冷板凳”的时间也会长一些，写出的文章就显得有点扎实，心神不宁的时候，“冷板凳”自然坐不下去，写出的文章便很浮躁。即便如此，屈指算来，至今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竟也有了30余篇之多，不知其中有多少是因为编辑审稿时走了神，有多少是因为当今学术界的文章质量本来就如此。

当然，序言可以没有，但需感谢的恩师挚友却不能不提，否则，就是忘恩负义了。

追本溯源，是已故著名近代史专家吴雁南教授将我领进了学术的殿堂，贵州师大原历史研究所的何长凤教授、杨开宇副教授、倪英才副教授，贵州社会科学院的冯祖贻研究员、熊宗仁研究员，贵州大学已故杜文铎教授等都为我最初涉足史学研究领域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就本书而言，首先要感谢的无疑是我的导师秦宝琦先生，他既是一位谦谦学者，又是一位慈祥的长辈。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把你们当作我自己的孩子对待的。”因此，每逢佳节，我们这些做“孩子”的便会顺理成章地得到他和师母的邀请，去菜馆饭庄一品美味佳肴。在人大三年中，他为我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即使毕业以后，我仍然不断地得到他的恩泽。

其次要感谢的就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开题、评阅、答辩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的所有老师们，其中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程歆教授，国家宗教局的赵匡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郭松义研究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徐艺圃研究员，湖南师大的饶怀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郭成康教授、张研教授、陈桦教授、黄爱平教授、刘凤云教授，以及给予我关爱的清史所成崇德所长、董建中博士和办公室王奇民主任。

师兄郑永华博士、孟超博士、曹新宇博士、陈奇教授以及人大清史所2000级博士生潮龙起、那仁朝格图、吕鹏军、王克强、曹凤祥、陈亚平、中学锋、齐瑜、邓文峰、赵英霞、赵珍、叶柏川等都曾在学习、生活或工作方面为我提供过帮助。邵阳学院的胡克森副教授是北大田余庆先生的高足，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多有见地，他不时将研究所得惠告于我，使我在古代史方面多有受益，本书中的个别观点即是在与他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人大研究生二栋一层“厕所西”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李俊清（中央民族大学）、谭劲松（中山大学）、李寿文（海南大学）、修长柏（内蒙古农业大学）、陈阿兴（安徽财贸大学）、何云峰（河南大学）、何汇江（厦门大学）、赵海立（厦门大学）、潘德昌（渤海大学）、熊林（四川大学）、徐国亮（山东大学）、陈曦（哈尔滨师大）、马蔡琛（天津市财政局）、邹宏魁（大连外贸公司）、高建良（湖南大学）、杨立刚（海南省委）等让我在人大的日子充满了欢笑和啤酒的味道，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南京大学的蔡少卿教授、山东大学的路遥教授都是史学界德高望重的学者，以前总无缘拜访，也从不曾有过联系，但在今年二月北京举行的“民间信仰与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初次见面，他们却对我的近情了然于心，并对我走上新的工作单位提出了鼓励和期望，使我非常的震动。对他们这种关注后学的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佩！

同时要感谢的是我的领导、师兄唐昆雄博士，他的人格魅力令我倾倒，他的领导才华让我折服（当然他也有不足的地方），

正是他和他夫人李女士的鞭策和帮助使该书得以在短时间内顺利出版。师姐徐扬女士在百忙之中对本书初稿作了耐心细致的校对，避免了一些不应有的错误。

最后，感谢其他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人们。

形 异 神 同

——中国秘密社会两大系统比较研究

欧阳恩良 著

目 录

写在前面 1

绪论 1

- 一 关于“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 /1/
- 二 关于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的比较研究 /3/
- 三 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18/

社会生态

第一章 “南会北教”说辨正 20

第一节 “教盛于北而不盛于南”说质疑 21

- 一 民间教门的肇始地及其流传区域 /21/
- 二 民间教门起事与民间教门案件的发生地 /31/
- 三 南方的“迷信”思想并不逊于北方 /49/

第二节 清代会党的时空分布 65

- 一 顺治、康熙年间的异姓结拜组织 /65/
- 二 雍正、乾隆年间的会党组织 /66/
- 三 嘉道年间的会党组织及其地域分布 /70/
- 四 青帮的发源地及其活动区域 /83/
- 五 同光时期清政府在各地破获的哥老会山堂 /85/

本章小结 88

第二章 游民与农民 94

——相同的领导阶层下不同的群众主体

第一节 游民——教门与会党共同的领导阶层 95

- 一 游民概念内涵的界定 /95/
- 二 民间教门的创始人及其教首 /98/
- 三 秘密会党的领导阶层 /103/
- 第二节 农民——民间教门的群众主体 108
- 第三节 游民——秘密会党的群众主体 112
 - 一 清代秘密会党的形成与发展是以游民的存在及其数量的不断增长为基础的 /113/
 - 二 不同时期各会党组织成员身份的统计 /123/
- 第三章 秘密社会中的女性与知识分子 129
 - 第一节 妇女在教门与会党中的不同地位 129
 - 一 对待女性的不同态度 /129/
 - 二 对女性素质的不同要求 /136/
 - 三 在两性关系上的不同行径 /140/
 - 四 女性的不同动机 /142/
 - 五 女性的不同作用 /144/
 - 第二节 知识分子在秘密社会中的作用 146
 - 一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品行论略 /146/
 - 二 知识分子在秘密社会中的作用 /154/

思想·文化

- 第四章 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成员之心态 168
 - 第一节 教门众生相 168
 - 一 创教者与传教者 /168/
 - 二 心态各异的教徒 /180/
 - 第二节 秘密会党的结社动机 180
 - 一 血崇拜的社会心理与歃血盟誓的本质内涵 /180/
 - 二 秘密会党成员之心态与动机 /184/

第五章 忠孝与忠义 194

——相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伦理价值取向

第一节 明清民间文艺的繁荣及其对下层社会的影响 194

第二节 教门与会党对民间文艺所宣扬的伦理价值的吸收 199

- 一 民间文艺对会党组织形式及其伦理价值取向的影响 /199/
- 二 《西游记》、劝善文等民间文艺作品与民间教门的伦理价值观 /205/

第三节 忠孝与忠义在教门与会党中的体现 221

- 一 民间教门经卷对忠孝伦理思想的诠释 /222/
- 二 忠义思想在秘密会党中的主要表现 /226/

本章小结 235

第六章 民间教门·秘密会党与民俗文化 237

第一节 教门与会党：中国社会组织民俗的传承与扩布 238

第二节 多神信仰民俗在教门与会党中的再现 245

第三节 教门与会党中的巫术、方术事象 255

- 一 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中的巫术事象 /255/
- 二 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中的方术事象 /264/

第四节 教门与会党中的尚武习俗 269

第五节 教门与会党中的语言民俗 277

- 一 神话、传说 /277/
- 二 民谣、说唱 /281/
- 三 隐语、暗号 /287/

政治·权力

第七章 专制皇权 293

——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共同的政治追求

第一节 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的“反清复明”思想 294

- 一 “反清复明”思想在教门与会党中的主要表现 /294/

二 对教门与会党“反清复明”思想的几点认识 /308/

第二节 皇权主义在教门与会党中的分类表现 315

一 秘密会党中的皇权主义思想 /315/

二 民间教门中的皇权主义思想 /319/

第八章 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权力系统之比较 326

第一节 秘密会党与民间教门的权力分层概况 327

一 秘密会党的组织结构 /327/

二 民间教门的教阶制度 /334/

第二节 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权力系统之比较 337

一 权力的来源 /338/

二 权力的运行 /344/

三 权与利的关系 /348/

四 权力的继承 /353/

五 权力分层结构的发展趋势 /357/

结语：感受与启示 361

主要参考文献 363

绪 论

一 关于“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

不论是民间教门还是秘密会党在学术界都有多种不同的称谓，就民间教门而言，主要有“白莲教”、“民间宗教”、“民间秘密宗教”、“宗教结社”、“民间宗教结社”、“秘密宗教结社”、“秘密教门”、“民间秘密教门”、“民间教门结社”、“农民宗教”、“革命宗教运动”、“民众信仰集团”^①、“民众教团”^②、“民众宗教”^③、“千年王国的民众运动”^④、“大众宗教”（Popular Religions）^⑤、秘密教派（the Secret Sects）^⑥等等。秘密会党则有：“秘密会社”、“秘密结社”、“秘密社会”、“天地会”、“洪门”、“会党”、“帮会”、“共济会”（Freemasonry）^⑦、“中华共济会”（The Chinese Masonic Society；Chinese Masonry）^⑧等等。不同的称谓，体现了不同的研究视角与问题取向，也代表了不同的学术环境和学术风格。

本课题以“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作为基本概念（有

① [日] 酒井忠夫：《明末における新兴の民众信仰集团について》，载《东方宗教》48，1976年。

② [日] 吉原和男：《华人社会の民众教团－德教の扶乩礼仪》，载《宗教研究》238，1979年。

③ [日] 吉冈义丰：《现代中国の诸宗教－民众宗教の系谱》，佼成出版社，1974年。

④ [日] 铃木中正编：《千年王国的民众运动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

⑤ Chesneaux, Jean, ed.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⑥ Teng Ssu-yu.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Secret Sects and Societies," in George Kao, ed., The Translation of Things Past: Chines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Hong Kong, 1982.

⑦ Giles, Herbert Allen. Freemasonry in China. Hong Kong and Amoy: 1880.

⑧ Tandberg, E. A. Norman. "Chinese Masonry vs Masonry in China," The Masonic Digest, June, 1925: 90.

时为了叙述的方便，直接称为“教门”、“会党”），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1. 对那些以宗教形式出现的民间结社组织，师兄曹新宇先生曾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指出：“1980年以来的秘密教门史研究领域逐渐形成三大历史解释体系”，即“秘密社会说”、“民间宗教说”及“千年王国运动说”，作者同时对这三大解释体系的“表述困境”与“分类学困境”进行了极有见地的精辟阐述。^①本人非常钦佩和赞同文中对各概念表述困境的评价，但就文中所使用的“秘密教门”一词，觉得仍然存在作者所指出的“概念上不够严谨的问题”。其一，它不能反映出这些结社组织的群众基础和生存环境，模糊了下层民众与上层统治阶级的界限，亦即没有指明这些组织基本上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的历史事实；其二，使用“秘密”的概念，尽管能够反映“教门信仰上确实有其‘秘密’成分……另一方面，即使在教门内部，不达到一定层次的教徒也很难知晓某些核心教义，”^②但从总的情况来看，“秘密”一词主要是指教门的行为针对政府的态度而言处于一种非法的地位，它并不构成教门自身的基本特征。使用“秘密”一词，容易让读者产生出一种“这类组织与主流社会、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感觉。而事实上，这类教门组织在明清时期具有深厚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民间基本上是公开宣扬教义，公开招纳信徒。同时，其成员绝大部分并没有脱离正统社会的统治格局和等级序列，其经卷教义与民俗信仰、民间文化紧密相连，而民间文化与主流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如果过分强调教门的“秘密”色彩，就容易让读者只看到教门与主流社会不相符的一面，而忽视教门组织与民间文化、主流文化之间的联系。为避免以上两点局限，故使用“民间教门”的概念。

2. 对于那些以“歃血盟誓”结成的社会群体，上面所提及

① 曹新宇：《明清秘密教门信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5～13页。

② 曹新宇：《明清秘密教门信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17页。

的不同称谓同样都具有“表述上的困境”。“秘密会社、秘密社会、秘密结社译成英语时都是‘secret societies’（秘密会社），而且被中日学者作为比较大的分类名称广泛使用。这些名称的意思宽泛而且相近，并不能准确地表示研究的对象。”^①以这些组织中一支——“天地会”来作为这些组织的代名词，一方面无限制地扩大了天地会这一特定组织的内涵和外延，抹杀了天地会与其他会党组织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又相对缩小了研究的范围，更重要的是，它直接造成了学术界对天地会的起源长期争论不休的局面。而“帮会”这一名称，从一定程度上突出了这些组织的“近代”色彩，却相对轻视了结拜异姓弟兄的历史渊源。“共济会”或“中华共济会”（Freemasonry；The Chinese Masonic Society；Chinese Masonry）是一个外来词，它与国外的“共济会”相等同，虽然强调了组织内的经济互助行为，却反映不出这些组织在中国作为一种“‘越轨’亚文化群体”^②的政治意义与法律意义，也体现不出这些组织的暴力倾向。“秘密会党”一词，基本上既能反映出“歃血盟誓”、“结会树党”的特征，也能反映其反社会、反主流的特征，故采用此概念。

当然，不管是“民间教门”还是“秘密会党”，它们也绝非尽善尽美的表述工具，在别的学者眼中，也许同样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性。采用这两个概念，主要还是基于本人对它们的理解而已。

二 关于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的比较研究

（一）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是否具有可比性

可比性是两个事物间进行比较的前提和基础。那么作为两种不同形式出现的教门与会党，其间有没有可比性呢？

① [加拿大]王大为著，曹新宇译：《一个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的看法》。载《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② 宋军先生用这一名称作为研究和确定“宗教结社”性质的“基点”。见宋军：《清代弘阳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从理论上讲，教门与会党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但它们都处于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这一共同的时代背景之下，有着共同的大文化环境，又都基本上在民间产生和发展，决定了两者的思想意识都必然与传统的民间文化产生联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门与会党有相异之处，也必定有相同的地方，因而具有可比性。

那么，是不是还有更具体的事实能够说明两者之间的可比性存在呢？我想清代教门与会党之间相互渗透与交融的关系对此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

1. 青帮——从信奉罗教的水手行帮演变而来的会党

青帮渊源于罗教，这是学术界不争的事实。而从粮船水手中的罗教组织到信奉罗教的水手行帮，再由罗教水手行帮到基本上脱离了罗教宗教信仰的青帮，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清代漕运制度的改革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更反映了整个清代经济、人口的变化导致社会关系的某些变化，反映了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秩序逐渐形成的近代，大量的小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同时也说明，教门与会党的地位并不是固定的，它们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

2. 棒棒会——教门与会党相结合的产物

学术界一般把棒棒会归入秘密会党之中，但如果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可以发现，棒棒会绝不是“会党”二字可以概括的。事实上，它是一个亦教亦会的结社组织。

棒棒会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由湖南新宁黄坡峒瑶民雷再浩与同县之汉民李辉及广西全州人李世德等倡立。之所以说它是会党，因为第一，其入会仪式与会党相同，“先搭高台，以一头目为首居上，称曰大哥，令新入会者拜伏于下，各备钱一百八十文，焚香歃血为誓”。^①第二，棒棒会成员每人分给白布一小方，“上写‘关口渡牌牒’五字，盖用‘宝和堂’记，作为暗号，以

^① 《朱批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一日湖南巡抚陆费瓌奏折。

为日后相见之据。”^① 这与会党采取山堂名号与联络暗号相符。但棒棒会又具有教门的性质，因为第一，雷再浩、李世德等人本来就是青莲教教徒，其成员亦多为青莲教徒众。棒棒会成立后，这些人茹素诵经之习惯未改。只不过怕食荤之人不肯入会，才将组织分作青、红两支，并明确以“教”相称，食斋者为“青教”，吃荤者为“红教”。第二，棒棒会招揽成员的手段与教门一致。雷再浩等以湖南、广西“近有刀兵之劫，如肯入会，即可过此关劫，超度众生”^② 为名发动群众，这无疑与教门最常用的“吓人人教”、“入教免劫”无异。第三，棒棒会内平时“吃斋诵经”，并“以白莲教吃斋诵经为名，多集党羽。”^③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初十日，新宁县官兵、差役前往雷再浩住处查拿时，就在他家中搜获了青莲教所诵之《大乘经》及木剑等物。雷再浩起事失败后，棒棒会由李沅发接替，改为“把子会”。把子会仍依棒棒会规制，会内照样茹素诵经，李沅发随身“藏有小铜佛像，早晚礼拜。”^④ 这些，与教门的行为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因此，笔者把棒棒会定义为亦会亦教的结社组织，似乎更符合客观实际。

当然，清代历史上，将教门与会党合而为一的情况，并非始自棒棒会，同时兼有教首与会首双重身份的也不只雷再浩和李沅发二人。早在嘉庆六年，原籍福建建宁、在江西省城开纸行的李凌魁拜福建邵武人吴韬为师加入天地会，而李在乾隆四十七年便已拜江西贵溪斋教（大乘教）首领吴子祥为师，加入了大乘教，并得吴子祥所授《恩本经》一部，吃斋诵念。李凌魁加入天地会后，照《恩本经》中“阴阳语句”，创立阴盘教和阳盘教，同时编有秘诀四句：“天空降下一炷香，一半阴来一半阳，若得阴阳归一处，寅卯时中坐朝堂”，并规定：有愿入阳盘教者，交纳

① 《太平天国学刊》（二），“赵金甌、蓝正樽、雷再浩、李源发等起义资料”。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朱批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一日湖南巡抚陆费瑄奏折。

③ 光绪《新宁县志》卷26，“人物传”。

④ 同上。